

你是 我 愛 的 第 一 個

初戀的鍾情／綠色的纏戀／記不起有過多少次

杜運璽

你是我爱第一个

杜运燮



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

书 名： 你是我要的第一个

作 者： 杜运燮

封面设计： 郑敏东

出版及发行：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承印者： 理想印务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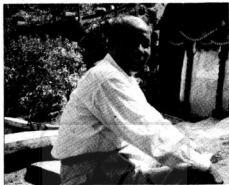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版 次： 1993年3月1日 第1版

定 价： Ms 5.00

版权所有



1992.3.2-3.17 作者访马来西亚时摄于怡保三宝洞前。

杜运燮，笔名吴进、吴达翰等，原籍福建古田，1918年3月生于霹靂州实兆远。在当地新民学校小学毕业，中正学校初中毕业，后在福州三一中学高中毕业，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重庆大公报编辑，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教师，香港大公报编辑，1951年10月起在北京新华社工作。七十年代曾到山西省当农民，在山西师范学院任外语系主任，1979年回新华社，1986年退休前任《环球》杂志副主编。文学著作有诗集《诗四十首》、《南音集》、《九叶集》（与诗友合辑）、《八叶集》（与诗友合辑）、《晚稻集》，及散文集《热带风光》等。

目 次

自序	1
----------	---

马来西亚篇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6
热闹中寻觅	9
椰影·椰汁·椰花	11
耳到眼到	13
乡愁的浓缩	15
出生地拾梦	17
榴 槿	20
云顶的云	22
热带三友之一：椰	24
热带三友之二：蕉	26
热带三友之三：木棉	28
马来亚	30

新加坡篇

狮岛写意	38
名是物非	40

鱼尾和新神话	42
胡姬花	44
游圣海沙	46
椰	49
鱼尾狮	51
锡山梦	53
岛忆	55
红灯码头	57
缅怀陈嘉庚先生	59

泰国篇

曼谷水上画廊	64
--------------	----

缅甸篇

滇缅公路	68
林中鬼夜哭	72
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	74

印度篇

恒河	78
欢迎雨季	80

季节的愁容	82
乡愁	83
月	84
夜	87
总是昂着的头	89



自序

这本小书的出版，可说完全是多情、索情，特别是友情的产物。因此，有必要首先谈谈1992年我重访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经过。

我于1918年生于霹靂州实兆远。在当地读完小学、初中，到中国读高中、大学。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回到实兆远探亲，然后去新加坡、香港，最后去北京工作，一晃40多年，直到1992年3月才有机会又回到实兆远探亲访问。在实兆远期间，我和小女实宁，受到王秉安、王挺生等亲戚的热情接待，同时，我十分高兴，也颇感意外，能与霹靂州文艺研究会的十几位作家朋友会见畅叙。陈铃先生还特别驾车陪我重访母校和少年时代最熟悉的地方。随后承方浪先生陪同去吉隆坡，并蒙大马作协著名作家们一再盛情款待，还受邀在云里风、伍良之、李锦宗诸先生家中留宿，带我参观。在伍良之先生家住的时间最长，其夫人罗翠芳女士还找朋友驾车陪我上云顶游览，途中品尝榴梿，让我了却几十年的夙愿。孟沙先生邀我长谈，写访谈录，老作家韦肇也由关丹来吉隆坡欢叙。新加坡作家林璉先生特来吉隆坡，陪我去太平（在方浪先生家作客）、怡保，北

上檳城。在檳叨扰老作家方北方先生，在他家小住，又承他及其公子方昂带我去极乐寺、升旗山等胜景游览。檳城大山脚几位文友也曾邀叙，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在新加坡，住在朋友孙和成先生家，除参加华侨中学校庆及校友会庆祝活动，以及与我过去南洋女中女生萧慧珍等几十人的畅叙外，也承蒙当地几个主要文艺团体以及认识多年的黎德源、柳舜、陈松站等先生的款待。十分难得，在几天内，结识了几十位著名作家（恕不一一列名）。诗友泰林还抽空驾车陪我访友和游览圣淘沙等胜地。

以上把此次重访写得那么细，有点象一篇日记摘录，但对这本小书得以同读者见面，却的确十分重要，不能不写。很显然，如果没有亲友邀请得以实现此次重访，没有各地作家朋友们的热情接待，新添那么多美好的印象，增加那么多对马、新几十年来巨大变化的新知识，激起那么多回忆和感情波涛，我当然写不出十几首纪游诗；如果没有到实兆远，认识那么多第二故乡的文友，特别是后来通信较多的駝铃先生帮助筹划出版事宜，这本小书也不可能出版。在马、新的一个月访问，那么多（几乎全是）初次见面的朋友，一见如故，都把我当做久别归来的“乡亲”和文友亲切接待，一片多情友情，给我唯有故乡才能给予的那种温馨感。这种印象，这种感觉，永远难忘。谨顺便在此向所有给我热情接待，惠赠大作，帮助出版此书的亲友们，敬致深切的谢意。

此书中除访问期间写了初稿（有的实际上只写了一个题

目或一两行诗或几句感触)在北京定稿的一组新作外，也包括过去发表的关于东南亚国家及印度的诗，目的是合辑成集，作为我几十年与包括我生长和工作过的马、新等东南亚国家的缘份的一个小结，一个我十分珍惜的纪念。因为这种缘份是我一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马来亚》一诗，1942年写于昆明，那是最早写的关于马来亚的作品，抒发我对当时处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铁蹄下的第二故乡的深刻怀念。40年代，我作为帮助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和陆军的翻译，曾到过缅甸、印度。在印度的“中国驻印军”董伽训练中心工作两年多，时间较长，写的也较多。那些诗绝大部分已收入《诗四十首》和《南音集》，有的也被收入中外各种诗选本。1983年初，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去参加印度泰米尔诗人巴拉蒂诞生100周年国际讨论会，又到新德里访问一次。这里只选用一首《总是昂着头》，其中也包括40年代对印度人民的印象。

缅甸，我最早因工作关系，曾在新开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滇缅公路上奔波过，1942年写了《滇缅公路》，歌颂中国筑路工人的业绩(中国境内一段)，当时受到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闻一多的关注。此诗也被称为我的“成名作”。1945年初，我随中国驻印军从新建成的中印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经缅甸归国，途经缅甸的虎康河谷等地，《林中鬼夜哭》等就是那时写的初稿。

至于泰国，只是1985年底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到那里访问半月。这里选用一首《曼谷水上画廊》，那是我

访泰期间印象最深的一组镜头。

重读这些诗稿，觉得也许正是由于第二故乡是“我爱的第一个”地方，尽管运隔千万里，现在我仍然爱着它，想着它。就让这本薄薄的书表达我的一点怀念深情吧。



杜运燮

1993年1月于北京

马来西亚篇

我心中，永远有一尊
闪着乳色光芒的雕像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献给我的第二故乡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吃奶，学表达，学追求
教我认识光明与黑暗的
你是第一个
在我心中，永远有一尊
闪着乳色光芒的雕像

先看见树叶，然后才看见天
先认识树林，然后才是旷野
最后才是海、山、大洋
童年看见雨雾，青年才看见霜雪
童年母爱的笑脸是黄香蒸，红毛丹
母爱抚慰的手指是弹奏“亚答”的海风
长大后也恋上别的地方
我父母的那个有竹子的故乡
远祖的那个有窑洞的发源地
古城、名城、海滨小城

也许都比你更美丽
但只有你，只有你啊
才是我热爱过的第一个

灼热的泥土
灼热的下午
渔船缓缓航过
蓝海湾、白沙滩、高椰树
背景的空气也撒满灼热
连白日梦的边缘也灼热，然后
才吹来让人松口气的晚风骤雨
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第一次”

热带鱼，热带兰
热带的多彩衣服和纱笼
热带绿叶的丰满油亮
热带水果的奇特香味
拼贴成迷人的热带风情画
那也是你给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都成为一见钟情
深信天下你最温馨
最爱我的只有你
给我想要的任何东西

仿佛住在宫殿里
虽然除了胶树，还是胶树
天上只有绿的胶树叶
地上只有枯的胶树叶
但深信这样的创造
才是最温暖最安全的怀抱

因为是第一个
才能给我那么多“第一次”
初恋的钟情
绿色的乡愁
就陪伴我半个世纪
记不起有过多少次
向自己
重复看“第一次”
第一个

1992年3月初稿于实兆远—吉隆坡

6月定稿于北京

热闹中寻觅

几万里外几十年外
带着霜鬓归来
寻觅什么
根 梦 遗失的笑声
亟待拼凑的记忆碎片

多少事物
小时候都很平凡
有的只不过偶然一瞥
而今一个个都长成有异常魅力
把撼我心脏的目光向我投来

热热闹闹中寻寻觅觅
找寻模糊的足迹
也有惊喜也有叹惜
霹雳还是那霹雳
说不出话的重逢笑脸
才是最大的欢喜

都给我最热的拥抱
最体贴的抚慰
滚烫得使我也浑身发热

只因为
是乘着梦舟归来
这里分不出是梦里梦外

1992年3月初稿于宜宾远

4月定稿于北京

椰影·椰汁·椰花

1992年3月重访实兆远期间，曾应邀到海边一家建在椰林里的餐厅吃海鲜。椰影下，椰风声中，畅饮椰汁、椰花酒，那种难以形容的印象永生难忘。

椰树几乎把全家
都带到这里

椰叶
在空中把热带阳光
层层遮挡
还轻轻洒下
椰影婆娑

风从海上来
经过悠长的椰林
一路唤起椰涛
到这里又幻变成絮语的
椰风

豆蔻年华的椰实
捧出独特鲜美的
椰汁
还带着自然古朴的椰杯

椰花
早就别出心裁
酿好椰花酒
让人喝过
总想着到高处遨游

椰树自己
在旁边一动不动地静立
随时准备热情招待
注意客人的需要
和表情

我从来没有这样急切
想和树谈心

1992年3月初稿于实兆远

6月定稿于北京

耳到眼到

晨鸟“人来爽”似地抢唱旧歌
我看见一个持笼捕鸟的赤脚少年

我还看见一只刚会飞的小鸟
有礼貌地问道：“客从何处来？”

椰影下一片赞赏海鲜美味声
我看见海滩上两行童稚的脚印

雨云下有马来青年发动摩托车声
我看见一个儿童在浮脚小屋里作客

油绿的油棕林里有风，但听不见
我看见也被远方市场逼死的割胶梦

在一阵阵惊喜、唏嘘的重逢中
我看见当年无言凝视的挥别

注： 马来西亚的一个主要产品曾经是橡胶，后来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许多橡胶园都改种油棕树。我小时候在实兆远也割过橡胶。

1992年3月初稿于实兆远

5月定稿于北京



乡愁的浓缩

踩着炙热的阳光
踏上“梦寻”的土地
这一次，不再是一阵朦胧

路，多么长
四十多年走不到
又多么短
几万里，几十年的时空
浓缩成
一顿午饭
一场电影
一个午觉

少小离家老大回
思念的苦涩和感喟
浓缩成
“咖啡乌”不放糖也很甜

梦中那么多浓香
沙爹、卜拉餐、咖喱……
浓缩成：榴莲
乡味的第一味

梦圆了，也谈得够多
可是愁绪纷纷的多愁梦
又在浓缩成
“何时重逢”

注：从北京到吉隆坡直达航班，上午9时起飞，下午3时到达，在飞机上吃午餐、看电影、睡午觉。

1992·3月初稿于吉隆坡

5月定稿于北京

出生地拾梦

曾经在渤海沙滩上
捡拾贝壳上的美丽花纹
望着茫茫汪洋
听着絮絮海涛
想着，想着遥远的出生地
出生地啊，有最多的梦

终于飞落
绿树海洋中的梦岛
也靠在沙滩上
尽情地捡拾
饱经半世纪风雨的童年梦
每一个梦

都有我急于要抚摸的花纹
这是我每天去上学的碎石路
那是我的嘴角
被秋千碰破的操场
这是我买冰水的街角

那个巴刹还飘着同样的海鲜味
这是我爱吃的煎葱禄
那些花，还是那样不怕暴晒
仍然叫不出名字
这些今天的橡胶树
也有我当年凌晨的割胶梦……

曾经是遥远的梦
如今拾也拾不完
只是太匆匆
太匆匆，太匆匆
人生本来就是太匆匆
住几天是太匆匆
几十年重访也是太匆匆
难得是
时光流磨几十年
这些满眼的梦
有的精致玲珑
有的只有线条
飞动感人
都包在
一个大梦中
依然都那么美丽

唯独没料到
也象酒
越久越醇
只喝一口，也能醉人

1992年3月初稿于实兆远

4月定稿于北京



榴 槿

从形到味，从表到里
都强调独特和乡土颜色

为了护卫果国的绝美佳酿
也披上厚盔甲不顾酷热

但对儿童的关怀却无微不至
只在夜里落地，免得伤人

柔情虽深藏于冷峻表情
香味却要远飘千万里，几十年

最善于创新，热带味最浓
那么多人却不能欣赏，不能宽容

早就普受欢迎，还加了冕
但仍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

注： 外国人把榴莲奉为“果中之王”，可上溯至16世纪。著名旅行家林斯特早在1599年就盛赞过，榴莲的香味“胜过世界上一切别的水果”。

1992年3月初稿于吉隆坡

10月定稿于北京



云顶的云

这样凉爽清幽的山顶
古代人一定要募建名寺
在晨钟暮鼓中膜拜神灵

现代人用现代科技建造
比寺、塔更大更高的大饭店
供奉成排的现代化赌具

这里远离尘嚣人寰
离浮云比人更近，云雾
缭绕着众多眼睛和心灵

周围，看得见又看不见的
是一颗颗押注者的心脏
充血的“万一”在兴奋搏动

是个大诱惑，因此也是大企业
虔诚或逢场作戏的，都来喂养它
越养越肥，名声也越来越大

听得见叹息、咒骂声或一跳了事
但汽车还是源源上山，象朝圣者
打好领带，为如云的“运气”送钱

注： 庙场规定，只有打领带或穿马来民族服装“各
迹”方可入场。

1992年3月初稿于吉隆坡

5月定稿于北京



热带三友之一： 椰

站得高，才能敏感
才有准确的预感
只要有一点点风
就激动，要挥舞旗帜
当满天雨云
海上飞来暴风
更要甩发狂舞

有时也很孤独
偌大海边
只有它坚定屹立
尽管有预感，也有
难以唤起大海的寂寞

但它骨头最硬
不怕孤立
不怕炙热
不愿有伤疤裸露

仍然庄严直立
满身刻着“不屈”“向上”
在大风大雨中
总相信别的什么地方
在掀起新的绿色波涛

不愧是最雄辩的热带老友
不愿只充当精神象征
连梦里也在鞭策
想起它的直和高，就不敢
懈怠，要继续
在复杂气候中做出勇敢选择

注：四十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热带三友》。几十年来，在我心中，“热带三友”和“岁寒三友”占有同等位置。1992年3月重访马、新，又加深了对热带三友的偏爱，不禁也赋诗三首。

1992年3月初稿于马、新

7月定稿于北京

热带三友之二：蕉

怎能忘记，在热带的热的包围中
那又宽又长的一片丰满油绿
从窗口缓缓伸进来
轻抚我的藤椅
带来整片阴凉

更难忘，在热带的热的沉寂中
又在雨中，夜未央
一把琵琶，一把竖琴
或者大提琴
连续演奏名曲

大调，小调

快板，慢板

渐弱，渐强

最弱，最强

反复，变奏

独奏，重奏……

给我音乐的启蒙教育

也一程程，引向远方的梦之旅

蕉乐，还把我带进蕉林
那高举绿旗的队伍
只有热带才有的
随狂风前进的绿色进军队伍
千层绿浪的惊涛声
起起伏伏的奔腾声
飘飘荡荡的号角声
声声都是绿，浓绿，淡绿
原来在演奏一支纯绿进行曲
蕉叶热血沸腾，在音乐中升华

1992年3月初稿于马、新

7月定稿于北京

热带三友之三： 木棉

枝杈横斜
笔直遒劲
衬着淡墨山水般的雨云
引人遐想腊梅
在热带
唯有这里能找到雪意

如此独特的树枝
晨曦月下
也必有疏影漫步
在一丛深一丛浅的丛绿中
在一阵浓一阵淡的果香中

常青的土地
草木无不拥有
浓绿肥叶
只有它
不用层层叶片防身、装饰

到成熟挂果时节
更把疏叶脱落殆尽
以显示黑色棉实的自豪感
也只有它，正孕育着
赤道阳光一样白的木棉
热带晚风一样软的木棉

1992年3月初稿于马、新
7月定稿于北京

马来亚

饱满的钱袋，吊在东南亚米仓的肚下；
一片水隔成两个洋；“狮子”守着袋底，
吞吐人类的必需品和装饰；南望东印度的
蔗林和潇洒的金鸡纳树；向东西看，

远远，红种人渐渐变为“保留地”里
展览的品种，黑种人仍旧是奴隶。

当年，没有马来人到不列颠去留学；
没有马来人进殖民地政府的办公厅；没有
马来人摘椰子给英国人榨油；没有马来人
为白种人做苦工，被踢、骂；那时大家都快乐，

不必耕，不必流汗，果树满地生；

深林里到处有肥美鸟兽等你捕擒。

马来人原是天之骄子。苍郁富饶的热带土地
给他们；棕色的皮肤给他们，好挡住赤道线
射出的白火；三面送来清凉的海风，海上
悲壮的大合唱，森林里广阔无边的交响乐；

最诸和的单纯，最大胆的大混合，
只有天空可以比拟，那神秘的筹划！

一尺长的香蕉，枕头大的菠萝蜜，晶米啦；
榴梿迷人的香味，几十步外就要你垂涎；
红毛丹的水红、粉红、火红；山竹紫得化不开，
紧包住甜脆雪白的肥瓣；还有那兰沙，
杜果，一咕噜就连核溜进你的胃底；
芭蕉，芒果，金黄的甜汁泛溢在口里，

会使你无法呼吸。带橡皮管的大象，
吸满污水练习射击；鳄鱼偶尔躺上沙滩
晒太阳，懒猴假装聪明，呼啸着游进
绿叶深处；猫头鹰开了灯躲住不响；

大蝙蝠挂在枯枝上象晾着的烧鸭；
“布袋”随风摇晃，没有人想到那也是“家”；

四脚蛇有鸡肉的美味；鲎鱼如颜色碟；
林中古潭里有漆黑的大鲇鱼，强横的
土鲫；当海潮消退，咸水木的丛林里
有成堆的蛭、充血的蚌、碗大的蚌和蚌

剖开半熟的椰子，吃冰淇淋般的嫩浆；
劈断大藤条，流糖水，喝得你发呛。

说是某处有一棵大树，走进它影子的，
便失掉魂魄，树心里堆着无数的骷髅，
近处的流水血一样红，草叶象涂过油，
剑一般硬，树下象陷阱一样静寂；

鸟兽们比人类知道得更清楚，
多年前，就没有谁敢在那里嚼苏；

说是现在各处大庙里坐着的“大伯公”，
当年曾打退过大群的大鳄鱼，让唐山来的
农民好安心爬上高架子砍树，“烧芭”，搭草屋，
种橡胶树；这才有今天“红毛”夺口的基础。

大伯公是个好伯伯，他面前的香炉
未断过香火；勇敢的人永远有好走的路。

说是白母象感恩，给一个好心的人
一夜盖一座好房子；一种狠毒的爬虫
咬了你，又送你一撮药，只要你不喊痛，
不埋怨；说是近来常有强壮的年轻人

夜夜溜进林边的小屋，谈奇怪的话，
骂红毛鬼，交换消息，谈独立，什么都不怕。

那就是浪漫诗人梦见的天堂，情人们
憧憬的度蜜月的桃源，关在办公室里的

年轻男女日夜向往的发疯天地：
在海边疏朗的椰影下，心底荡着柔情，
轻轻拨动吉他，半裸体，全裸着心，
心贴着心，唱出热带热情的颤音。

那就是多彩的梦境：你的眼睛与灵魂
将更纯洁，生命更丰富，火烧得更亮更热；
那就是美梦的颜色：你曾偶尔想获得，
而终于失望的，曾经仿佛到手又不见的。
那就是不朽的歌颂的对象。历史
会巧妙地安排人类：那就永远只是“诗”。

可是今天，那一切离开我们却很远；
看那些城市的颤慄，妇孺的泣号，
救护车，滴血的担架，铁丝网，沙包，
宣传车，会馆门前激昂的演讲，
从来没有见过的亲热和大胆，
从来没有想到的震动和不安。

山芭里再没有人唱父辈的山歌，
在晨曦里奔跑着的割胶工人提心
吊胆的，不再是红蚂蚁、大蚊子、椰子壳，
却想那树后是不是有侵略者的枪口：

纵横的尸首使夜出的饿兽也惊异，
迟疑，这单纯肥沃的土地也学会警惕。

今天在屠杀。果园里呼啸着子弹，
椰子、榴槾的掉落再不能从被窝里
吸引出小孩，而我们，罗曼蒂克的幻想
也飞不出无情的黑影，尽管也没有死：
今天，大象也要被迫帮助屠杀，
“布袋”也将要为刺刀的嗜血，被摘下。

今天在屠杀。马来人不再只是“马达”，
指挥红毛的小汽车到海边去“吃风”，
不再能穿着有梦幻花纹的纱笼，吃“沙爹”，
在月光椰影下跳浪吟，唱班动。

今天，为着保住宝贵的自己的“钱袋”，
他们从凉爽的亚答屋里走出来，

不理睬外国绅士的诺言和法治，
“保护”是欺骗，一切要靠自己，
突然间，大家都成熟、聪明了许多，
和唐人、吉宁人坐在一起讨论，

相信屠杀要终止，明晨的太阳总要出来，
富饶要繁殖富饶，马来亚要永在。

1942年于昆明

选自《闻一多全集·现代诗钞》



新 加 坡 篇

这个花园不是
坐在或躺在阳光下
而是悬浮在阳光中



狮岛写意

四周围，用蓝色的海
万国旗的船，爱喧闹的白浪花
精心装饰起一个大花园

因为是小岛
才赢得海的完整拥抱
因为生长在赤道
才享有最慷慨的热和光
因为在十字路口
才能生发那么多“中心”
因为八面来风
多种文化才落在这里生根

这个花园不是
坐在或躺在阳光下
而是悬浮在阳光中
也不总是浮在阳光月光中

甚至更朦胧
常常会化成一个梦
带着花园和鱼的梦

1992年3月初稿于新加坡

4月定稿于北京



名是物非

街口，见到老熟人
没有热带的特色
却有世界性的平凡
他只是默默地望着我
但我知道，他的目光说什么
一瞥就道尽几十年沧桑

见到他特别高兴
只是一块牌，但也是一条街
从一条街能见到一个城市的心
风景线，果然是从新到新
而我盼望的，来看的，正是新

熟悉的一幅幅画已经消失
那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商号
商号前面的骑楼五脚基
五脚基前面的剩余明沟
还有那曾与二三好友

喝咖啡鸟的海南小咖啡室
卖特辣咖喱鸡的印度餐厅

今天已有今天的相映生辉
豪华大公司的闪光招牌
祖传老店的现代化装修
更快的节奏，更浓的国际性
人和物都换装，也换上新的自信
只有街名在路牌上坐着不动
忠实地守卫着一页页历史

街名的旧，街容的新
同是历史，哲理却不同
“物是人非”，令人伤感
名是物非，倒会引来歌吟

注：1992年3月重访新加坡期间，诗友驾车
带我游览，看到许多旧街名，又看到许多新市容，
忽然想起李清照词的“物是人非”，我的深刻感触
却是“名是物非”。

1992年3月初稿于新加坡

6月定稿于北京

鱼尾和新神话

有了古代传下的神话
又有要创造新神话的人
鱼尾狮才能上岸，任人拍照

城市给神话提高知名度
神话带来滚滚人流和外汇
也给城市塑造了新形象

曾经只宣扬狮身狮名
当作摇钱树的小动物
新时代才珍惜鱼尾的形象

鱼尾默默地海中辛勤游动
高楼大厦才不只是小岛
能在阳光里向全球远游

有了狮眼的善辨风向
又有鱼尾善游海洋的神力

鱼尾狮才可能直立，雄视八方

1992年3月初稿于新加坡

4月定稿于北京



胡 姬 花

炎炎赤道阳光下
大热大绿中，只有她
特别俏丽，满身灵气

只有她，不用火辣辣的目光
迎接观众，而是娴静沉思
不时投来半透明的一瞥

只有她，最善于使人忘记热
联想山涧清泉，金风送爽
以至那冷洁的雪花

无论穿何种新款时装
都能给所有眼睛
吹来透心的凉意

赤道的热，凝结在她身上

也能成为冷的火焰
烧灼爱慕者的脉搏

面对酷热，保持着最平静的心灵
爱创新，又喜爱多变
不对称，有独特的艺术追求

最熟悉赤道的大海、大风雨
却更爱在不显眼地方精雕细刻
刻出海边贝壳的精致玲珑

突然间飞来热带阵雨
满头满脸，点点闪光
还会有更加圣洁的笑容

1992年1月初稿于吉隆坡和新加坡

5月定稿于北京

游圣淘沙

多少人，多么想
象脱掉该换季的衣服
把紧张、焦虑、烦恼
都留在海的那一边
用全身心
去寻找超脱、轻松、纯真的快乐
悠然、悠然欣赏
没有商店的幽径
只有椰影伴游的海水沙滩
在大自然怀抱里
享受超越时空的白日梦
甚至连自己也淡忘

可是周围的人，也还是
没离开紧张
不时看手錶
翻阅小册子

超前领略景点的妙处
仍然是快节奏
快餐式的游览
还相互提醒别漏掉什么
别搭错巴士
也没离开焦虑，但也许
这正是现代人的一种休息公式

人群流来流去
都流失在满足与不满足里
终于都流失在
流得更快的时间河流里
只有历史，在蜡像馆里停住
任凭认真审视，指手画脚
只有能舞蹈、有色彩的喷泉
能引人静坐，听完几曲古典音乐
最后所有评论、未发表的印象
也都流失在匆匆脚步中

多少人，离开时
如遊其他名胜
只留下最深印象

“到此一遊”

1992年3月初稿于新加坡

4月定稿于北京



椰

——致新加坡故人之一

哪里有了它，
哪里就摇曳着满天热带风情，
揭示着遒劲的榜样，
净化人的心灵。

无论是在海滩的乱石之间，
还是闹市高楼的身旁，
只要有了它，
尽管只有它一棵，
尽管它叶稀荫疏，
也总会增加意外的凉意，
总会给人无尽的遐思。

它炼就海滨岩石的铁褐肤色，
一幅充满搏斗精神的身躯，
不顾满身伤疤，

它总要顽强地向上伸展，
达到出人意表的高度，
在炎日毒晒下绿叶不蔫，
在狂风暴雨中绝不弯腰。

是为了远眺，
发现来潮的第一条银链；
为了便于在高处
尽情挥舞赤透旗帜；
为了更早地迎接
远方新来的航船或台风；
还是为了盼望看到
所有离开的人无论到哪里，
都能经常深情地凝望着它？

1983年于北京

选自《晚稻集》

鱼 尾 狮

——致新加坡旅人之二

这只狮子需要鱼尾。
鱼尾给它最大的力量，
鱼尾在水中才显示雄威。

它生于大海，离不开海的乳汁，
大海教它远眺，热爱远航，
使它学会永远眼观八方。

鱼的生命表现于游。
游得越远，养料越丰富，
有鱼尾，就取得更多自由。

大海母亲给它最喜爱的：
昨天的浪花是今天的草场；
小屿变大岛，填龙宫盖楼房。

曾经有师生们在这里击水喧闹，
现在是第三代在做新的游戏，
对“沧海桑田”的故事不感新奇。

狮子以固有的雄心自豪，
它的吼声已引人注目。
有鱼尾，因而有闪光的鬃毛。

在新加坡河口，鱼尾狮仍在思考：
相信大海的潜力可更好地利用，
有隐忧，却总带着自信的笑容。

1982年北京

选自《晚稻集》

锡 山 梦

武吉知马，锡山
给过很多梦
留下的，一样多
远望的梦，兴奋的梦
海上的梦，浪漫之梦
燃烧的梦，忍住泪水的梦……

多少年
总喜欢长时间深情凝视
仿佛是植物
也轻轻抚摸
竟比当年更鲜活水灵

梦有那么多，那么多
但有时只长成一棵椰树
屹立在海滩上
高了，也瘦了
叶子却上升到更高处

飘拂的秀发更多姿
有时只长成一条发烫的路
路旁有校园和课堂
盛开青春的笑声
后来也成熟了
茁长了新商店新住房
路的梦，长成梦的路

山上山下
山树山岚
梦的路漫长
也极短
海边，枕边
涛声，雨声
一思念
倏然就在眼前

注：武吉知马，马来语意为锡山。我于40年代工作过的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都在武吉知马律旁边。

1990年12月于北京

选自新加坡《锡山文艺》杂志创刊号

岛 忆

从高空俯视
小巧玲珑的翡翠小岛
是一颗名贵的绿宝石

夜航者远望
好一片繁华灯火
是一颗玫瑰色珍珠

企业家从四方凝视
直线、弧线、上下、左右
交叉成耀眼的聚光点

透过梦里朦胧的帘幕
象当年，码头，胡姬、椰影
总是闪烁着无数青春眼光

偶然翻阅历史
回首往昔这岛上

也有很多难沟通的小岛

但只要一瞥那难忘的回忆

那就是多彩的广阔世界

都是可亲的笑貌音容

1986年秋，北京

选自广州《回音壁》杂志



红灯码头

灰色，喧扰，睡满了疲惫的人。
因为是一个关口，一个边沿：
远方来的，去远方的，都要
在这里作短暂的心理调整。

来的，穿着各种奇异服装，
带着神秘的忧郁或笑容，
独自，或由亲友接陪，终于
都消失于无面目的人群中。

去的，心里夹杂记忆和期望，
空洞的眼光似在搜索一种意义，
最后在慌乱中，摆动手巾，
如一句模糊的话，消失于浪涛中。

等待的都那么焦急，去的
又多么匆促，表情相异又相同，
只有那海上和市街的涛声，

重复又重复着同一个主题。

1948年于新加坡

选自《南音集》



生日缅怀陈嘉庚先生

——为新加坡华侨中学创校七十周年
纪念特刊而作

时间七十年，
空间千万里，
那钟楼，科学馆，虎豹楼，
仍在胶树椰林中凝视。
“满天下”的华中桃李
从远处回望，
都觉得更加明亮，更加慈祥。

一双总是远望的炯炯目光，
一双坚定爱护的手，
拉着多双同样的手
站在钟楼身旁，
那不朽的形象，
在这祝寿的日子，
也觉得特别可敬可素。

是他，善于向前看，
心里总装着教育后代；
也是他，善于向后看，
无时不珍重中华文化价值；
是一个没有讲课的好老师；
默默为子孙造福的好榜样；
给教育浇灌的“热”
使多少心灵温暖一生。

七十个春秋的光荣历史，
现代新面貌的蓬勃生机，
不仅在狮岛，
而且在东南亚，
在中国，远及欧美，
“华中校友”
都是可自豪的称呼。

不能忘记
这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切，
都开始于他的远大眼光，
他的倡议和带头，
对人才的明智投资。
一个朴素的开始

已长成“千人宴”、“万人宴”的诞辰，
累累果实赢来了各方赞美，
今天更加深对他的缅怀。

注：我于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在华侨中学任教。此诗第一节所写的回忆，都是那时的景物。

1989年10月于北京



泰 国 篇

树名数不出，绿荫从来无名
有把握的，只有几棵椰子树

曼谷水上画廊

泰国作家协会招待我们游览湄南河。游艇先溯河而上，靠近右岸航行。走着，走着，才意识到是在欣赏一幅又一幅好画。岸边有名寺等旅游点，更多的是泰国风格的临河民居，每有一个阳台，建在水上，台上都有一小木梯伸入河中，可以取水，洗澡，也可登舟。房屋的左、右、上方，都是浓密宁静的丛林，下方是河水，构成十分别致的画框。是一座从未见过、听说过的水上画廊！

舞台是阳台，画的魅力中心
时装紧拉着绳子，轻轻摇动
洗衣姑娘又举起红色“帕欣”
水上水下，竞赛谁是真橙红

木梯，沉醉于沐浴在河里
倒影，总在沿梯往上爬
女人抱孩子，顺梯走下浴室
似觉不觉，游客正在看她

一座名寺镶嵌进画的大部
浓绿却把寺顶遮住了一半
黄袈裟白袈裟，闪烁金银光
织入游人五彩遮阳伞

檐下红辣椒串，圆桌上有盆花
“静待”弥漫着平台，象小院
等夕阳西下，全家人洗完澡
围坐谈笑中吃完晚餐

这家女主人讲究窗帘
图案现代化，配上冷色
也许还会在阳台上拍照
偶为远方的客人当模特

阳台暂时充当跳水台
顽童们在水里推推搡搡
有一个光屁股跳得最欢
不知道有人用望远镜欣赏

凡有这一家没有阳台
是没完工，还是设计的新花样？
两个窗子凝神的眼

正在静静地分析客船

工厂后院的线条笔调粗犷
一条旧船，疲惫地在河边横泊
周围的绿树，点染田园诗意
烟囱却想单独画一个村落

这幅画没有房屋，只有树
林中仿佛有人在低头漫步
树名数不出，绿荫从来无名
有把握的，只有几棵椰子树

1991年2月改定旧作

选自《香港文学》第42期(1992.10)

緬甸篇

啊，你们都要原谅会哭的死人
有一天我们也许会使你们惊叹



滇 緬 公 路

不要说这只是简单的普通现实，
试想没有血脉的躯体，没有油管的
机器。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
(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
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
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
铁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放声歌唱吧，接近胜利的人民，
新的路给我们新的希望。而就是他们，
(还带着沉重的枷锁而任人播弄)
给我们明朗的信念，光明闪烁在眼前。
我们都记得无知而勇敢的牺牲，
永在阴谋剥削而支持享受的一群，
与一种新声音在响，一个新世界在到来，
如同不会忘记时代是怎样无情，

一个浪头，一个轮齿都是清楚的教训。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们不朽的化身：
穿过高莽的森林，经过万千年风霜
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
以及神秘如地狱的疟蚊大本营，……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与忍耐
踩过一切阻碍，走出来，走出来，
给战斗疲倦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
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于是
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拍手：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我就要自由！”

路永远使我们兴奋，想纵情歌唱。
这是重要的时刻，胜利就在前方。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原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伊然在飞机座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般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到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的朦胧中
洋溢着亲密的呼唤，家庭的温暖，

然后颤颤地，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就在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卡车的亮眼满山搜索，
搜索着奔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胶皮轮不停地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在满意地默默注视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热闹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征服了黑暗就是光明，它晓得：
大家都看见，黎明的红色消息已写在
每一片云彩上，洋溢着多少兴奋的面庞，
七色的光在忙碌调整布景的效果，
星子在奔走，鸟儿在转身睁眼，
远处沿着山顶闪着新弹的棉花，
滇缅公路得到万物朝气的鼓励，
狂欢地运载着远方来的物资，
上峰顶看雾，看山坡上的日出，
修路工人在草露上打欠伸：“好早啊！”

早啊！好早啊！路上的尘土还没有
大群地起来追逐，辛勤的农民
因为太疲倦，肌肉还需要松弛，
牧羊的小孩正在纯洁的忘却中，
城里人还在重复他们枯燥的旧梦，
而它，就引着成群各种形状的影子，
在荒废多年的森林草丛间飞奔：
一切在飞奔，不准许任何人停留，
远方的星球被转下地平线，
拥挤着房屋的城市已到面前，
可是它，不许停，这是光荣的时代，
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

1942年1月于昆明

选自《南音集》

林中鬼夜哭

死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时候，
也是最快乐的；
终于有了自由。

罪恶要永在，但究竟有机会
大声地向你们说我们是朋友。

樱花还是最使我伤感的眼睛，
还有富士山的白发，
它们曾教我忘记地狱。

它们已看不见我；而我只能哭；
它们还继续鼓励我的妻子儿女。

他们仍然都要活着，等待耻辱，
为一天最后的审判来临；
那时候日本才有大团圆。
啊，你们都要原谅会哭的死人，
有一天我们也许会便你们惊叹。

我忽然喜欢起静夜的哭声，
因为我需要回声：因为警察
不让我有享受寂寞的习惯。
啊，你们不要在月夜出来，我们不堪
再听叹息着家人在遥远遥远的海边。

死就是我最后的需要，再没有愿望，
虽然也还想看看
人类是不是从此聪明。
但是，啊，吹起冷风，让枝叶颤慄欲泣，
我还是不能一个人在夜里徘徊呻吟。

1945年3月于缅甸虎康河谷
选自《诗四十首》

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

你们英勇的脚步仍旧在林中
前进，冷遊的鸟兽可以为证，
高高喜马拉雅白色的眼睛，
远方的日月星辰也都曾动心。

每当夜深树寒，你们一定
还想起当年用草鞋踏遍
多少山河，守望过美丽的山陵
幽谷，怀念着自己祖传的肥田；

记起苦难的同胞们笑脸欢送，
国外的侨胞又笑脸流泪欢迎；
已经用血肉筑过一座新长城
震惊人类，还同样要用生命

建一座高照的灯塔于异邦，
给正义的火炬行列添一分光，
还同样把你们的英勇足迹印过

野人山，书写从没有人写过的

史诗。就在最后躺下的时候，
你们知道，你们并没有失败，
在这里只是休息，为着等待
一天更多的伙伴带着歌声来。

所以你们的脚步一直在林中
徘徊；不论是毒热的白色火轮
烤炙，不尽的雨水，江河一般
驰骋于荒莽的丛山丛林中间。

沿路你们的身体仍旧
以最有耐心的姿势躺着，凝望
茫茫的绿色，与曾经煮过马肉
芭蕉根的临时锅灶不再冒烟……

终于，歌声来了：看不见
有疲倦的，每一个脸是个肯定；
开路车，枪炮，飞机，兴奋的脸，
他们全都招手，向你们走近。

艰苦的季节已经过去，阳光

把新路渲染成一条河流；
它驮负一切向东冲刷，歌唱，
越过四岛，与更多的力量拉手。

但它不会忘记你们的脚步
怎样沉重地在林中拖曳前进，
给所有的正义战士以无上鼓舞，
引来渐强的凯旋歌声。

注：“虎康河谷”，缅甸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各中山大林密，瘴疠横行，据说因有野人出没，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地带笼统称为“野人山”。有关野人山、虎康河谷、滇缅公路，以及“中国远征军”在缅北败退印度，后来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X部队”反攻，把日军赶出缅北的情况，可参阅《缅甸，中日大角逐》（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和《大国之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二书。

1944年2月于印度
选自香港《大公报》

印度篇

有多少成就令人惊奇
就有多少铁色的雕塑头像
在眼前移动



恒 河

朴质地以你魁梧的身躯，
丰沛的生命力获得神圣，
赢得人民的崇拜与信心，
没有河拥有更大的光荣。

无数悠久历史的多棱角的庙宇
缀满你全身，四方虔诚的人民
走向你，如走向家，投进
你温馨的怀抱如投向母亲。

你看过多少经你伸手沐浴后
纯洁的笑容，用那么多鲜花
献出他们的爱情，而到最后
再把躯体在你的面前火化，

投向你永远那么静穆的慈容；
你看他们的亲属朋友在旁边
欢送到遥远可找到幸运的地方，

望最后的桅影没入天边。

杀戮和争吵，朝代的更易，
有如梦魇，或一串模糊的日影，
从身旁驰过，仍然强健如昔日，
你只注视着你喜爱的景物与人民。

人民听不厌舞蹈的小铃铛，有过
狂欢的节日，也有深夜的呻吟，
如今那不息的呻吟穿越到四方，
在戮杀着的黑暗中那固执的呻吟

痛嚎着象一只受伤的巨兽……
然而你知道，有你哺育着，
喜马拉雅高照着的虔诚人民
将永远有自由沐浴的快乐。

1945年初写于印度

选自昆明《文聚》杂志1945年6月

欢 迎 雨 季

好了，乌云盘旋着拂下
数不尽的绿毯子盖遍地面，
满面油光的原野上，有人与牛
都从烧烤过两月的矮屋子里出来，
佝偻着要装饰这怀孕的大地。

提竿的小孩们着了火似地跳，小牛小羊
斜着眼睛斜跑，大树迎接着
披雨的风，披头散发地笑弯了腰，
小树都伸出润湿的舌头，
互相舔吮，口水竟滴成小河。

佝偻着的老人抬起嵌水的脸
接受恩惠，河流摇尾如乳牛，
闪电带来四方的羡慕，山群
连咳嗽也不漏，传出这里的欢呼。

《於印度》

选自《诗四十首》



季节的愁容

凄寂地接着滴着，不绝地引拔，
檐下的水泡旋转又沉没，
乌合的记忆：死僵的，呻吟的，
打哈欠伸懒腰的；他们忧郁的
眼睛一起望着我，要求我叹息：
叹一口旧铅皮屋顶那么灰的冷气。

拥挤杂沓的雨滴流遍了表面，
正如冬天的风，也想用针，带着线，
刺我的骨髓；树的头低垂，
眼一闭一闭的，挤几滴眼泪。
我的心如水塘，有不尽的水纹，
却不能照见什么：一片战场的泥泞。

（於印度）

选自《诗四首》

乡 愁

雨后黄昏抒情的细笔
在平静的河沿迟疑：
水花流不绝：终敲出乡声，
桥后冈山是那种靛蓝。

行人都向着笑眼的虹，
家的路，牛羊随意摇铃铛
涉水，归鸟浮沉呼噜，云彩
在一旁快乐又忽然掩面啜泣。

母亲抱着孩子看半个月亮
在水里破碎的边沿，小窗灯火
从水底走近我，伤风的吠声里
有人带疲倦的笑容回到家门。

（於重伽）

选自《诗四十首》

月

年龄没有减少
你女性的魔力，
忠实的纯洁爱情，
(看遍地梦的眼睛)
今夜的一如古昔。

科学家想贬抑你，
说你只是个小星，
寒冷而没有人色，
得到亿万人的倾心，
还是靠太阳的势力；

白天你永远躲在家里，
晚上才洗干净出来，
带一队亮眼睛的星子
徘徊，徘徊到天亮，
因为打寒噤才回去。

但贬抑并没有减少
对你的饥饿的爱惜，
电灯只是电灯，唯有你
才能超越时间与风景，
激起情感的普遍泛滥：

一对年轻人花瓣一般
飘上河边的失修草场，
低唱流行的老歌，背诵
应景的警句，苍白的河水
拉扯着垃圾闪闪而流；

异邦的旅客枯叶一般
被桥栏挡住在桥的一边，
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
“低头思故乡”、“思故乡”，
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

凄凉的苦力烂布一般
被丢弃在路旁，生半死的火
相对沉默，树上剩余的
点点金光就跳闪在脸上，
失望地在那厮寻找诗行；

我象满载难民的破船
失了舵在柏油马路上
航行，后面已经没有家，
前面不知有没有沙滩，
望着天，分析狗吠的情感。

今夜一如其他的夜，
我们在地上不免狭窄，
你有女性的文静，欣赏
这一片奇怪的波澜，露着
孙女的羞涩与祖母的慈祥。

1944年于印度
选自《诗四十首》

夜

今夜我忽然发现
树有另一种美丽：
它为我撑起一面
蓝色纯净的天空；

零乱的叶与叶中间，
争长着玲珑星子，
落叶的秃枝挑着
最圆最圆的金月。

叶片飘然飞下来，
仿佛远方的面孔，
一到地面发出“杀”，
我才听见絮语的风。

风从远处村里来，
带着质朴的苍凉；
狗伤风了，人多仇恨，

牛群相偎着颤栗。

两只幽默的黑鸟，
不绝地学人打鼾，
忽然又大笑一声，
飞入朦胧的深山。

多少热心的小虫
以为我是个知音，
奏起所有的新曲，
悲观得令我伤心。

夜深了，心沉得深，
深处究竟比较冷，
压力大，心觉得疼，
想变做雄鸡大叫几声。

1944年写于印度

选自《诗四十首》

总是昂着的头

——访印印象

昂着的头，一个又一个，
特写镜头特别清晰；
古老的恒河文明，现代化工业，
庙宇，神牛，热浪，……
都只是远景。

顶着
大肚子的水罐；
顶着
盖高楼的水泥浆；
顶着
筑路的累累卵石；
顶着
受灾后的结余家当；……

赤着脚，
一步又一步，

重负，还是重负，
看似超负荷的重量，
也是昂首顶住，
腰杆直立，
挺着胸膛，
脚步坚定自信，
却也迈不了大步，
重压下的深处，
射出坚毅目光和无言倾诉。

多少建筑物的墙上窗上，
隐隐留下
男人头上白巾的
汗渍斑斑，
女人秀发的汗水
散发的闪光；
多少工地上，
在暂时的凉荫里，
有毒阳下劳动后
睁不开倦眼的沉重的头。
那些独特的头，
既能脑力劳动
又能体力劳动的头！

古文明的国度，独立的国度，
有多少成就令人惊奇，
就有多少铁色的雕塑头象
在眼前移动，
移动到你心灵的深处，
爆发出耀眼的次大陆阳光一束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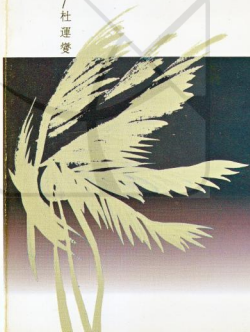
1983年于新德里
选自香港《文汇报》



鸣 谢
赞助出版本书

王秉安先生	Ms	500.00
王挺生先生	Ms	500.00
雷贤秀先生	Ms	100.00
方 浪先生	Ms	100.00
郭 铃先生	Ms	100.00
田 舟先生	Ms	50.00
郭绪益先生	Ms	50.00

你是我愛的第一個 / 杜運燮



诗集

你是我爱第一个

杜运燮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 年 05 月 08 日